

去鲁院的路有多远

程建华

1

一锅清水，大火烧开。鱼是鲜腮鲫鱼，去鳞剖肚、斩头去尾、片成鱼片下锅。带皮的熟羊肉来自草原牧场，切成整齐长块，瞅一眼，便能感受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与旷远。姜片、葱花、枸杞、香菜、酱油、精盐，次第扔进锅里，一时鼎沸，捞起便吃。

开春天气，吃的是个热闹与不拘。

买单席坐着的是诗人怒哥。怒哥大马金刀不怒自威，挥手扇了扇面前的团团热气，端起盈盈酒杯，起身说：来，这杯酒呢，是一杯饯行的酒，也是一杯祝福的酒，祝建华到了京城鲁院后，学有所成。众人轰然叫好，氤氲的热气中，我看不清众人的面孔，但我看见八九只酒杯一齐递到了我面前，碰得铮然作响。

饯行酒是从去年年底喝起的。

当时，安徽省作家协会推荐我去鲁迅文学院中青年高研班学习。鲁院俗称作家的黄埔军校，高研班一年就开两期，全国各省每期也就一两个名额，对学员的年龄和文学创作成果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。但这么荣幸的事儿，偏偏就落在了我的头上，这是我个人的荣幸，宜城的文友们也都为我高兴。毕竟鲁院成立75年来，我是第一个被推荐上鲁院的工作在宜城的人。

正热火朝天，兜里的手机响了，我放下酒杯瞄了一眼，是省城的竹峰兄打来的。

竹峰曾是《安庆晚报》的副刊编辑，算是我的前同事，年轻，文章独树一帜，数年前被省城文学院引进过去，他一直没忘乡土故人，对我照顾有加。

竹峰一向沉稳，今晚的声音却有点抢滩登陆的味道：你在干嘛？

我朝满桌人点点头，哈腰走出包厢，压低声说：怒哥客气，摆了一桌，为我饯行哩！

你还有心思喝酒呢？鲁院第47届中青班今天开班了。竹峰的一句话如兜头一瓢冷水，给我浇了个透心凉。

啊？我张开的嘴巴一下就合不拢了。消息准确吗？我仍不死心。

你自己看吧！竹峰给我甩来个链接。果然，中国作家网发了通知：阳春三月，生机勃勃，

鲁迅文学院第47届中青班今日在京举行开学典礼。下面还有一众领导和学员在鲁院门前的合影，学员们欢呼雀跃的声音冲出屏幕，在我耳边喳喳响。

此前我虽没去过鲁院，但在网上查过许多关于鲁院的资料，知道每届中青班开学典礼后，领导和学员们皆会在门前台阶上合影，我甚至无数次地想象过合影时的场景，彼时我一定要腰杆笔直，面带微笑，目不转睛，留下一张正经的文艺的照片。

这下可好，合影我是看到了，可我还在千里之外呢！

这，这，这是哪里出了差错？我有些语无伦次了。

你告诉我，开始是谁说你能上鲁院的？竹峰问我。

一个朋友说的，她是鲁院上届学员，她说只要省作协推荐了，基本都没问题。

那你收到过鲁院的录取通知书吗？

没有。我彻底慌了。我这才想起，能上鲁院的好消息，皆是自己散布出去的，而我的根据，也仅仅是朋友的一句鼓励。

回到包厢时，雾气散了不少，众人皆已面红耳赤。最后，怒哥代表众人握住我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建华，你还年轻，机会来之不易，一定要好好把握，为我们宜城文学人增光添彩呀！我感觉自己的背心已湿透了，同时更有一种芒刺在背的痛。

2

从餐馆出来时，月色正好。哗，哗，不远处传来阵阵江潮拍打堤岸的声音。

众人星散而去，我沿着湖心路往单位走，我住在高铁站附近的单位宿舍。

宜城多湖，菱湖地处城市中心。湖心路恰如城市中轴线，始自北头的高铁站，中段穿湖而过，最后直达南头的江边，全长十来里地，我平日一个小时便能走完。

三月的夜晚，月色皎洁，草木



月拂清波 肖明 摄

孤独的人。

我希望这条路更长一点，让我不要很快走到尽头。我希望这个夜更长一点，让我不要去面对明天的一切。

我首先不能面对的是姐姐。父母去世得早，姐姐就成了我最亲的人，听说我要去北京学习，姐姐花八百多块钱，上品牌专卖店给我买了一件米色的羊毛衫，说去北京要穿得体的面一点，不要让人一看就是农村出来的土鳖。说父亲和母亲若还在多好，你虽然没有上过大学，但这么多年自打鼓、自划船，一直在进步，这次上了鲁院，也不比大学差了。姐姐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，姐姐说你到了北京好好学，让亲戚六眷，让乡里乡亲到时都高看你一眼。姐姐办了一个小服装加工厂，天天起早摸黑、点灯熬油，不知得费多少针线才能挣到这八百块钱，如今，我该怎么向她解释这事儿呢？

我没法解释的还有老家的一众同人。五年前，我从外地打工回来，正逢上作协换届，大家觉得我年轻，发表的文章多一点，见过的世面多一点，就推选我当了作协主席。之后不久，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需要聘一个副刊编辑，将我作人才引进。去年底，家乡的文友，宣传部、文联的领导也听说了消息，皆发信息勉励我努力向上，为家乡争光。

然后就是单位的一众领导、宜城的众文友，他们发来的所有祝福我皆收下了，可事到如今，我该给他们一个怎样的解释呢？

3

我像一具丢了灵魂的肉身，迈

着机械的步子，穿过喧闹繁华的街，人行道上，高大的树木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幽幽暗暗，像一团团飘浮的黑云。有几个夜跑的人喘着气从我身边跑过，我一时觉得自己喘息得比他们还要厉害。

我开始埋怨竹峰，干吗非要着急忙慌地把这个残忍的消息今晚告诉我？明天再告诉我多好，也省得我一夜的痛苦、纠结与烦恼。心里嘀咕着，忍不住又把竹峰发来的链接打开了，唉！全媒体时代，信息传播得比雷电还迅猛，若不是竹峰及时告诉我消息，怕是我的美梦要由外人惊醒，那时，更丢人。

我已走到了菱湖的桥上，夜晚的湖面很宁静，远处的高楼上，偶有灯火跌落湖面，一闪一闪的。

忽然记得十八岁时，菱湖公园因黄梅戏艺术节曾办过一次灯展，真是人如海，灯如昼，焰火夜放花千树。那时我刚上班，在天柱山兽药厂车间里没日没夜地轧瓶盖。傍晚，厂长包了两辆大巴，飞土扬尘跑了百十里，将我们拉到了菱湖公园，一个初出校门的农村孩子第一次看到如此璀璨绚丽的灯火，那份对城市繁华的震惊与羡慕，在随后的多年仍如影随形挥之不去。或许，此刻我对鲁院的向往，便如三十年前的我对宜城灯会的留恋吧！

其实仔细想想，这事儿哪能怨竹峰呢，他可真是一片好心，要怨只能怨我那朋友。她说得千真万确，只要省作协推荐了，鲁院不会不接受，我就是受了这句话的蛊惑，才把能上鲁院的消息告诉了怒哥。

怒哥一向关爱兄弟，欣喜之下，当晚就呼朋唤友摆了一桌，当时桌上的人多了去了，皆是宜城文学界场面人物。怒哥说这大喜事儿吧，咱哥几个晓得就行了，暂勿外传。几位大哥皆说对对对。谁知还没吃完饭呢，祝贺的电话和信息就山洪一般来了，一直闹到凌晨方才消停。

其实这事儿哪能怨朋友呢？她只是希望我能去上鲁院，顺便鼓励了我两句，我却一厢情愿当了真。

我当了真，皆是彼时自己的心里驻扎了一个心魔。心魔易让人心生妄念，其实这一切的前因后果，如果一定要怨，只能怨我自己的虚荣心在作祟。

我走得大汗淋漓，眼看快到宿舍了，而今晚也终将过去，明天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
夜空中好大一轮圆月，我在宿舍楼下徘徊良久，阶前的草木也倦得耷拉下了脑袋，我横竖没了睡意，沉吟间，想起竹峰挂电话前，嘱咐了我一句：好事多磨，这次不成，还有下次哩！

竹峰兄说得对，去鲁院的路再远，只要我瞅准这目标出发，总有到达的时候。

